



Gold Wall Academic Series

学术文化书坊



面具下的日本人

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

[荷] 伊恩·布鲁玛◎著 林铮顗◎译

A Japanese Mirror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 Japanese Mirror

面具下的日本人

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荷)布鲁玛著;

林铮顼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Behind The Mask

ISBN 978-7-80251-342-6

I. ①面… II. ①布… ②林…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924 号

A JAPANESE MIRROR

Copyright ©1984, Ian Buruma

Chinese Simplified Version Copyright ©2010 by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

作 者 [荷]伊恩·布鲁玛

译 者 林铮顼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特邀编辑 李冶威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342-6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推荐序

碧眼里的日本

李长声

读伊恩·布鲁玛的书别有趣味，起码一是读外国人怎么看日本，再是读西方的外国人看日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开卷有益。

布鲁玛是荷兰人，说得更精当，乃父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们的国家近代与东方世界有密切关涉。1951年12月28日生于海牙。1970年进莱顿大学读中国历史与文学。1971年，风貌有如拿破仑的寺山修司率领“天井栈敷”剧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鸦片战争》，观看之后，布鲁玛觉得寺山所展现的日本是长达几世纪的吸引‘放荡者’、令‘传教士’喟叹的那种‘官能的东方’现代版”，兴趣遂转向日本，可以说寺山修司这个文艺怪才对布鲁玛的人生有重大影响。1975年至1977年在日本大学艺术系留学，专攻日本电影，这或许与伯父做电影导演不无关系。之后在东京从事摄影、写作、电影导演，撰写电影评论，并参加过唐十郎的剧团“状况剧场”。1980年离开日本，正式步入新闻行，文化是当行本色，笔锋更转向社会政治，正如他日后自道：“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不只论说书本或电影，也一直写时代的思想及事件。”2003年以后当大学教授，执笔执教两擅长。2008年荣获“伊拉斯谟”奖。通晓多种语言，见多识广。比社会学的傅高义、文学的唐纳德·金晚一代，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

后出道的日本研究家同样，有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结婚的履历，而独具的特色是真心喜爱日本的通俗文化，藉以展示并解析日本自画像。

所谓通俗文化，即电影、漫画、戏剧、读物等，与纤巧、优雅的形式相比，属于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下位文化，或曰亚文化，是欧美世界几无所知的。当然不应被轻蔑，但它浅俗，带有暴力性，每每是病态的。通俗文化中的英雄或坏蛋是大众性、集体性想象的产物，表现为日本人某种典型的形象，并形成国家或民族的认同。这正如约翰·韦恩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在美国不存在，但那是美国人的愿望，被当作美国人的典型。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论说日本的经典《菊与刀》基本是堆砌事例，勾勒日本人形象，那么，布鲁玛的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则主要从神话、传说中发掘日本人的原型。虽然历史上时有变化，但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最初的原型仍然活现在通俗文化当中。

布鲁玛于1984年出版此书，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就在1980年，如日中天的明星山口百惠把麦克风放在舞台上，跟人气比她差N个数量级的演员三浦友和结婚，息影家庭。布鲁玛把这类事件与古代神话，以及11世纪的《源氏物语》、17世纪的《好色一代女》，乃至谷崎润一郎的恋母小说等贯通一气，解释日本女人的母性与娼性诸相。沟口健二、今村昌平的电影，好些电视剧、漫画，更被他顺手拈来佐证自说。岂止西方人，连与之为邻的我们亚洲人也常觉得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这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布鲁玛追溯到天照大神和她的弟弟须佐之男那里。男人，即便是硬派的非常男人，“总是还有一位最终的强者……那最甜美、最温顺、最和蔼的生物……他自己的妻子，大和之母。”（见正文第168页）女人被崇拜为母亲之神，可一旦剥下母亲的假面，就变成可怕的恶灵。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揭示日本人的二重性：“向来爱搞些天真烂漫的乐趣，以此闻名，如赏玩樱花、月亮、菊花、初雪，在家里挂个笼子听虫儿歌唱，吟咏和歌或俳句，摆弄院子，埋头于插花、茶道。这样的乐趣不像是抱有惴惴不安与反抗心的国民所应该具有的。”赏花咏俳之类是日本人的雅的一面，现实生活当中便呈现出一派“和气”，而截

然相反的另一面，即“惴惴不安与反抗心”则通过酒宴上的胡闹、漫画中的血腥暴力、海报上被捆绑的裸女来宣泄。“和气”，布鲁玛视之为日本人的核心，如同“教养”之于英国人，“文化”之于法国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传统秩序所强加的，是堂而皇之的表面原则。不健全的、时而荒唐的趣味贯穿于通俗文化，是被强制服从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规则的直接结果。从社会压抑下唯一的解放是游戏，压抑越强，游戏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动在现实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礼，秩序正常。对于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纯粹的审美来判断。“邪恶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的行为（无论是谋杀与否）有某种风格；只要他看起来很棒。”（见正文第217页）

布鲁玛说过，也许在日本人看来他并没有写出新东西，但至少提供了新视点。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尽头，是从外侧观察除了日本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最理想位置。而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给本国文化带来新视角也就没有意义，例如他看到，日本众神跟我们人一样有弱点，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富有人性。很多住在日本的西方人摇摆于爱与憎的两极之间，限于一种精神性晕船。他们每每憧憬放荡而来，风情阅尽之后却变作传教士，要把自己所丢弃的那套道德强加给东方人。布鲁玛住在日本时往往跟“日本是独特的”这种日本文化论同调，但了解了亚洲其他地方，后来又回到欧洲，重新学习，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日本人和外国人都相信日本是独特的国度，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这种认识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点。文化的不同是存在的，也影响到人们的行动，但总是用文化的不同来说明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那么，布鲁玛认为，文化相异的各国最终就只有三个选择：或者对方像我们这样，或者我们像对方那样，或者抵制与对方贸易，兵戎相见。

布鲁玛解说文化，却不容许随便拿文化作挡箭牌，以开脱历史的责任。他指出，日本人特别固执于文化是“欠缺政治”的结果。日本还遗留着冷战结构，甚至仍笼罩在二次大战的阴影之下，政治家、知识人迄今热衷于议论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阴郁的官僚统治着日本，虽然造成了某种安定，却也使公然论争的政治绝迹。在没有政治的社会，日

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代替政治，甚嚣尘上。

宣示或张扬自己的文化，哪个国家、民族甚或地方都不无此心态，以日本为甚。他们总是忙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本地化，创造自己的传统，好似商场里常见的情景，有走样的洋食，有变味的中华菜肴，卖和食的要头缠抹额，身穿印有店名的短外褂，吆喝兜售，似乎非此则无法认知。日本人不大有亚洲一员的感觉，其背景未必在于江户三百年锁国，倒像是日本人长年处于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而形成的历史情结，被美国炮舰敲开了国门之后，又唯恐欧美把自己跟中国及亚洲当作一回事。日本人爱看外人谈论自己，不大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他们确认并赏玩自己的与众不同，为外人不可能理解而自鸣得意，从而更坚定岛国根性。那些一知半解的日本论只会被当作电视的搞笑节目。但蔑视东方或厌恶西方均非“文明冲突”，而是破坏性的“思想冲突”。在很多场合，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是日本价值观的变种，为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便煞费苦心，求助于所谓儒教，旧的或新的。

倘若时至今日才惊艳于《菊与刀》，恐怕是难以真正了解日本的。当下伦敦书店里摆着布鲁玛的著述。他并无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于“低俗文化”，便像是与日本国拼命树立“高雅文化”唱反调。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漫画、动画片之类乃日本最具独创性文化，大力弘扬，推向世界，这就要躬身感谢布鲁玛才是。一只碧眼所映现的日本或许会偏蓝，有的景象更鲜明，有的反而模糊了。笔下恣意汪洋，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也时而漫没了点睛之处。有关日本的著述，除了此书，布鲁玛还出版有《*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译本《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 Love and War in East and West*》（日译本《伊恩·布鲁玛的日本访谈：从村上春树到广岛》）以及与人合著的《*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日译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就日本人的心态来说，最在意的仍然是欧美人说他们什么了。

前言



曾经在某个星期天的午后，年老的阿姨问我在读什么，我回答说，一本日本小说。她惊诧道：“这太离奇了！那些人的感觉一定和我们的不大相同，这对你会有什么意义呢？”像我阿姨一样，许多人依然觉得难以置信，日本人不只是制造晶体管的奇特家伙，对许多事情的感受，竟然也和我们相同。因为日本人的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人的感受也必定如此。

或许是在事情的表面上看起来极为不同，而且极度地自相矛盾，所以日本激起许多外国人突发的冲动，借着文字来表达他们所受到的文化震撼，在回到家乡后，向那些心存怀疑的同胞解释他们在镜子后面所看到的東西。如此一来，经常产生出如同“蓝眼珠观点下的日本”这类半调子的意见，可是，它却似乎让日本人感到愉快。日本人欣赏外国人对他们的注意，同时也确认了他们那安乐的狭隘想法，即外国人不可能了解他们。

关于日本，陈腔滥调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它们似乎让日本人和外国人双方都感到最为舒坦。不过，这本书企图描绘出一张日本人心目中的自己以及希望中的自己的画像。很自然地，它将包括不少过去几个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性的老生常谈。不过，首先这是一本有关想象的书，有时候，想象属于个别的艺术家，他们除了为自己，从不会假装是为他人而发表的。我将它们包含在内，因为它们呈现了某些比自身更广泛的东

西，而这些东西也告诉了我们有关孕育出它们的这个文化。

无论如何，我应该多提供一些更流行、更有集体想象力的作品，例如电影、漫画、戏剧和书籍等，因为它们能迎合大多数人的品味，所以也经常是最小公约数。虽然这些通常不会是最佳的艺术作品——当然也不致于沦落到令人鄙视的地步——可是，这些东西却经常透露出它们所诉诸的受众是哪一个群体。因此，比起那些西方人所熟悉的、纤细的、精炼形式的日本文化，我将更多的空间奉献给该文化中属于比较猥亵、暴力以及经常是病态的部分。

把幻想从真实中分离，往往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渴望乃是现实的一部分。当然，即使最廉价的通俗文化与真实世界也有关联。如果它不是镜中之像，至少也是它的反射。固然只有少许的美国人真正喜欢约翰·韦恩，但却有很多人想成为约翰·韦恩，这个现象倒是值得注意的。英雄不会就从天上掉下来，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家生产出来的。

我为这本书所选择的当作例子的英雄、恶棍和普通人，我认为他们呈现了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要素。他们在神话和传说中扮演主角，同时还保有着民族的特性。不管怎样，请务必放在心上的是，拥有代表性的事物，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就是特殊的。虽然幻想的表现方式通常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但幻想本身却是相同的。

即使多数的男女主角似乎只反映了他们本身的时代（或者年纪），但每个人都有着像他们一样杰出的前辈。在众多主角当中，有些共通的地方——某些独特的性格凸显于几乎每一种文化之中——但也有些类型则不断出现在无尽的转世轮回中，而且还贯穿了整个文化。

因此，我以日本第一位神祇作为开端。毕竟，天皇与主要的氏族一度被认为是神祇直接的后裔，这一点很特别。此外，正如传奇的编年史所描述的那样，日本的神祇似乎是非常人性化的。事实上，正因为如此的人性化，以致于许多日本人的特性，不论是想象的或者真实的，都可以回溯到他们身上。

本书的前半部有关女人，后半部则关于男人。在许多社会里，女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被粗略地分成两种：母亲与娼妓。这两个角色在日本

都极为重要，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尽管她们的角色是社会性的，但也许区分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严格。当然，这两种身份都是男人的幻想所塑造出来的。

夹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一个章节，则是有关第三性，也就是男人扮演女人和女人反串男人。虽然在目前的世界里异性装扮癖已逐渐走向没落，但是在日本的戏剧中，反串却依然是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文化上的性别角色也被定义得最清楚。

在男人的章节里，专门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日本流氓，也就是“雅酷杀”^[1]的传统世界。原因是，这个幻想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日本社会的小宇宙。

如果在研究其他文化的时候，却没有学习到我们自己文化里的任何东西，那就没有意义了。据说，日本是个理想的地方，因为从它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世界的其他地方。由于坐落于亚洲最边缘地区，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往往我们好像是从外面来观看这个世界一样。

尽管通讯技术、大量的旅游和其他事物均有着非凡的发展，而且这些成就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地球村，可是在许多方面，日本却是现代世界上最寂寞、最孤立的一员。在西方，如果在我们幸福的无知之下，常常会发现日本人很奇怪，那么大多数的亚洲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诚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地理因素。就像位于北海上的英国一样，海洋不但在心理上，也在物质上，把日本隔开在亚细亚大陆之外：日本人不觉得他们是真正属于亚洲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也不真正认为自己是属于任何事物的一部分。他们喜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一种无疑是经过江户时代约三百年实质上的与世隔绝之后所强化的心情。

有时，日本的确让人感觉像是爱丽丝镜中奇遇^[2]的另一侧。这是否只

[1] 译注：应读为 yakuza，在日语中无相当的汉字，原意为流氓，但又有别于台湾的流氓。

[2] 译注：《爱丽丝镜中奇遇》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于1871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续作。作品中有大量关于镜子的主题，像是对称、时间逆转等，同时包含了许多西洋棋的要素。

是一种幻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以“外人”^[3]（按字面是指外面的人）的身份居住在日本，意味着你是一个需要被不断仔细审察的怪人。这结果也使得“外人”不得不仔细审察自己。这样会很容易导致一个常见的谬误，亦即凡是日本人认为是真的，外国人却可能不认为是这样，反之亦然。在日本人和外国人的想法中，两者是如此地相互排斥，甚至有些科学家还认为他们可以证明这一事实^[4]。最异乎寻常但也是唯一的例子，是备受推崇的角田博士宣称，事实上，日本人有着不同的、全然独特的脑子。

我不赞同“日本人具有独特性”这样的说法。相反，由于日本的长期孤立，她保留了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已经失去的、隐藏的或者已改变得无法辨识的东西。在表面上，今天的日本似乎是个相当先进而且比衰退的英国还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在内里，她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欧洲中古时代，也就是在基督教扫除异教徒信仰遗迹之前的那个时期。

日本的神祇似乎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加人性化，因为他们分享了我们人类的弱点而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他们。这样的接受，是日本社会中最令人愉快且突出的特色，我相信，那是最值得西方人学习的课题。然而这既与神秘主义或者较高的智慧无关，也不只是取决于佛教徒消极顺从的状况，这可以是好坏参半的。当然，它不是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而只是接受人性的本然，卸下在西方世界那些能够而且经常限制人生的道德偏见。

因此，当本书里的男女主角告诉我们某些有关创造他们的这个文化时，如果我们很诚实地观察他们，他们将告诉我们更多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

伊恩·布鲁玛

[3] 译注：读为 gaijin，是外国人的略称，也有局外人、他人之意。

[4] 参看 Roy Andrew Miller: *Japan's Modern Myth*, 东京, 1982。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神祇的镜子 · 1
-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 21
-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 45
- 第四章 魔鬼般的女人 · 57
- 第五章 人类艺术品 · 77
- 第六章 妓女的艺术 · 87
-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 131
- 第八章 硬派男人 · 155
- 第九章 忠心的侍从 · 169
- 第十章 高贵流氓与虚无主义者 · 189
- 第十一章 开父亲玩笑 · 223
-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 237
- 第十三章 结论：温和的人 · 251
- 人名对照表 · 261



第一章

神祇的镜子



人类总是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神祇，日本人也不例外。对日本而言，最古老的神祇和神话也并不是独特的。有些神祇可能起源于亚洲大陆，不过，很快就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之中。

无论如何，最初完全没有神祇，却有一个像蛋一样的东西。从这枚蛋中生出了七代神祇，包括一对兄妹，哥哥叫伊邪那岐，妹妹叫伊邪那美。日本的神话从他们这里才真正开始^[1]。

两人手持天琼^[2]，在混沌的熔岩中摸索前进，当卤水从天琼的顶端滴入海中，便凝结成岛屿。在这个岛上，他们竖起一根阴茎状的柱子，将天与地分开。而后他们注意到，他有一些东西是她所没有的，于是决定结合在一起。接吻的技巧学自一对热情的鸽子，而其他的幸福结合的动作则是受到鹌鹑的启发。

伊邪那美生出日本的岛屿，同时也生出许多神祇，但是后来证明火神的出世是个很大的负担。在生他的痛苦过程中，她的生殖器受到严重的烧伤。经过她最后一次努力，从她的肚子、排泄物和尿中，分别诞生了金、土、水神，而后伊邪那美死去进入黄泉国。

她那位极度悲伤的哥哥兼丈夫，追随她进入黄泉国。她要求他不要看她恐怖的模样，可是他忍不住而偷窥。当看到她满是蛆的腐败身体，他惊叫说：“我怎么来到这么丑陋、污秽的地方啊！”

[1] 这些神话最先被汇编在两本8世纪的编年史中，一本是《古事记》(712)，一本是《日本书纪》(720)。两本都以中文书写，而且明显地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权威的、然而有点古式的《古事记》翻译，是由W.G. Aston于1956年，以及B.H. Chamberlain于1932年分别在伦敦完成的。

[2] 译注：装饰着珠宝的矛，可参看明治时代小林永濯所绘《天瓊を以て滄海を探るの図》。

羞愧、愤怒的伊邪那美派出黄泉国的丑陋女将追杀他，想立即将他置于死地。伊邪那岐好不容易甩掉这些暴怒的人，又不得不用一块巨石堵住道路，阻止妹妹兼妻子来抓他。经过这些令他震惊的事件，他宣布和她离婚——用的是日本的传统方式：丈夫口中的一句话就已足够断绝夫妻关系。伊邪那美发誓，她将每天勒死他土地上的一千个人作为报复，而他则回应说，他将每天建造一千五百间房子给新生儿婴儿居住。

从黄泉国回来之后，伊邪那岐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才清除掉来自死者的污染。他在橘川彻彻底底地洗了个澡，再次生出诸神祇：天照大神（亦即太阳神）从他的左眼爬出来，而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亦即风神）则从他的鼻子钻出来。天照大神受命统治高天原，她的弟弟须佐之男则管理海原。由于非常不乐意接受任务，须佐之男总是又吼又叫，极度渴望与黄泉国的母亲在一起。不过，就在进入黄泉国之前，他决定先到天上去拜访姐姐。

除了有着对母亲的执著情感之外，须佐之男还很粗暴。到达姐姐的领地之后，他毁坏了稻田的田埂；在神圣的仪式中，表现出极不适宜的行为；但在所有恶作剧之中，最严重的是，他把一只剥了皮的小马掷进大厅堂内，在那里天照大神和随从正忙着编织神圣的衣物。这件事情使得一位正在编织的少女感到痛苦，竟然意外地因刺穿生殖器而死^[3]。

天照大神是个宽容的神祇，而且很疼爱她的弟弟。最初她容忍他的行为，为他找借口，放纵他，希望能使他不再撒野。可是，他已经太过分了。一怒之下，她退隐到一个靠近伊势（现在是个有名的观光景点）的黑暗洞窟——天岩屋。结果整个世界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神祇们决定开个会，以他们非常日本化的方式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是“无数神祇的声音，就像十五的月亮上挤满了苍蝇一般……”^[4]他们尝试了几个方法，想把天照大神从洞窟里引诱出来，但她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一个木桶倒置在洞前，司职舞蹈与艺能的女神天宇受壳命（壳为日

[3] Theo Lesoualc'h: *Érotique du Japon*, 巴黎, 1978, 第28页。

[4] 《古事纪》。

本汉字，读为 mǎi，古时同“卖”字）爬到桶上，以一种古代萨满的形式进入恍惚的状态，而且开始踱着脚，起先还慢慢地，渐渐地越来越快，她转动双眼，疯狂地舞动她的矛。她进入一种情欲的癫狂，诸神为之欢呼，在她暴露出胸部，再“把裙带退至她的私处”^[5]时，颤动到达最高潮。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神圣的阴部，众神大笑，那笑声大到整个宇宙都能够听到。

天照大神岂能忍受他人享受乐趣而唯独少了自己，所以她把头伸到洞外，想看看为何这么有趣。说时迟那时快，一面镜子出现在她的面前，同时天宇受壳命大叫发现了一个新女神！天照大神完全失去她的镇静，疯狂地冲出洞外想抓住那反射出来的影像。这个举动给了强有力的男性诸神一个抓牢她的机会，并且把她从隐藏之处拉出来。世界于是再度明亮起来。

任何文化都会受到许多流行和时尚的影响。日本文化曾经被本国史和外国史、佛教、儒学，甚至基督教影响，但是在影响的表面之下，那些联结于神道崇拜的、古老的、本土的根，却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我的意思不是指那个在 19 世纪末期，为了强化国家特性而由政客调合出来的、国家主义的“国家神道”，而是指包括所有范围内的感官性的自然崇拜、民间信仰、古老诸神和仪式。这些是天生的农民之国——在许多方面，今天日本依然是——的信条。

神道这个字眼，第一次被创造出来是在 7 世纪，目的是要把它从佛教（在日本称为佛道）中区别出来。它的意思是“神的道路”，但是它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宗教，因为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抽象思考的痕迹，而且对于在我们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太多的体认，甚至没有兴趣。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天堂是个舒适的地方，充满了正走向稻田的勤劳村民^[6]。此外，也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曾经存在过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伦理学或经世济民的系统。事实上，最早的神话是围绕着人际关系并且

[5] 出处同前。

[6] A.M. Craig and D.M. Shively: *Personality in Japanese History* 里其中的一篇 John C. Pelzel: *Human Nature in the Japanese Myths*, 柏克莱, 1970, 第 41 页。